

參加中央西北訪問團調查新疆兄弟民族語言的工作報告

王 鑒

1950年8月，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派我參加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各民族訪問團，要我除在團的領導下，按照訪問團總方針，為中央的民族政策作一具體表現，以增強各族相互間的感情信賴外，同時對於西北各兄弟民族語言的分佈情況，做一些調查記音的工作。為便利工作起見，所裏為我準備了一架鋼絲錄音機和一具變流變壓器。

訪問團於八月二十九日由京出發，在西安工作一星期後，分做兩隊，第一隊赴新疆，第二隊赴甘、寧、青，分別進行工作。我被編入新疆的一隊。

我們九月九日由西安啓程，十一日下午抵迪化。在迪化工作五天，又去伊犁區的伊寧市，在那兒有一個星期的時間讓我們進行訪問。這一段時間內，我謹記着出發前本所所長和中央人民政府各位首長對我們的囑咐：此行壓倒一切的工作是完成團的總任務，做好民族團結工作；其次纔是各人本身的業務工作。因此，我們參加了各種形式的訪問工作：參加各界座談會、個別訪問和羣衆大會等；業務工作語言錄音是利用自由活動的時間和團部許可個別工作的時間來進行的。在這一段時期裏，我收錄了新疆維吾爾、烏孜別克、哈薩克、柯爾克斯、塔塔爾、蒙古、錫伯、索倫等族一些語言，維、烏、塔、哈以及青海回、藏等族的一些民歌。可是由於時間太匆促，同時我自己的準備工作也不夠，發音人又是臨時找來的，匆匆就灌音，既沒有灌下什麼故事傳說，又未能在灌音前根據他們的生活風習和一定的意圖擬好發問的表格和句式等，所以對於錄下的材料總是感到不滿。

由於這一階段的失敗經驗，同時估計到去南疆的旅途時間太長，且南疆各城市的電源大成問題，我底錄音機因而就無法使用；所以當我們從伊犁回到迪化，大部分同志將去南疆工作時，我便呈

准團部，單獨留在迪化做記音工作。

起初，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介紹我到新疆學院，留在那裏工作。那時剛好新疆學院奉命改組為新疆省民族學院，除課程科系有所調整外，並有一部分員生轉調軍政幹訓班；就在他們一方面忙本校的改組工作，一方面忙第一屆國慶的慶祝盛典之際，承他們在百忙中盛情接待了我，並介紹該校精通漢語的兩位維語教師與我見面；這種盛意是值得感激的。可是由於該院維語教師實在太忙，同時學校離城頗遠，等到晚間有電以後請他們來院灌音，來去都深感不便；而同學中，據我徵詢了解，各兄弟民族的同學所懂得的漢話都頗有限，因之調查語言的工作便受了客觀條件的限制，我不得不在感激該院好意之餘，另外設法。很幸運的，承蒙新疆分局地方幹部訓練班副主任劉時平同志等熱情招待，讓我搬去那裏住下，並予以工作上種種的協助。總計在那裏住了三個多星期，我算是初步完成了任務，然後歸隊繼續參加了甘肅省的訪問工作。

新疆分局地幹班也和新疆省民族學院一樣，是包含各民族學員最多的一個學校。雖然我住該校的一段時間，該校有一位翻譯同志因病住院，因而特別加重了另一位翻譯克里睦同志的工作負擔，但還承蒙他在忙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幫助了我，為我對各族的發音人擔任了翻譯。克里睦同志與學校行政方面對於我這工作的重視與協助是同樣值得感激的。

不過，在客觀上仍然是存在着一些限制的，如：迪化市白天無電，錄音工作就祇好在夜間進行，而又必須翻譯跟發音人都能得暇如約前來，工作方能順利進行；白天本想利用音標記音，但由於他們都有工作，於是白天的時間也就無法充分利用；因此要談收穫，那是跟原來所期望的相差頗遠

的。現在除蒐集了各族文字的書籍材料數十種、和從民政廳方面得到各族人民分佈情況的資料外，所錄維吾爾語的材料還可以，至於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斯、塔塔爾、錫伯、索倫等族的語言，就祇收錄了故事各一兩則、做文法比較之用的句子各八十句，和一些詞彙、一些民間歌曲，而民歌也未大量的蒐集。當然，根據這一點可憐的材料，是不够拿來作科學的研究的。在以上材料尚未完全整理研究之前，我祇打算作以下簡單的報告：

一、新疆省各民族語言的系屬：

新疆省一共有十三個民族：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斯、塔塔爾、塔吉克、蒙古、錫伯、索倫、滿族、漢族、回族、俄羅斯（舊稱歸化族）——按新疆省副主席、新疆省人民民主同盟主席賽福鼎的說法，舊所謂塔蘭其族實即維吾爾族、不該分為兩族。這十三個民族裏面，除俄羅斯族操俄語，屬印歐語系的斯拉夫語族，和塔吉克族的塔吉克語應屬印歐語系的伊朗語族（他們兩族的人數一共僅佔新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外，漢族，回族和一部分滿族使用漢語，他們的人數也不過佔新省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其餘：蒙古族通用蒙古語和蒙古文字；錫伯族和索倫族都用滿文，語言也相近似，應屬通古斯語族；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斯、塔塔爾五族的語言非常近似，都該算做突厥語族的一些分支。由於蒙古語、通古斯語與突厥語三者之間又大致存在着許多近似之點，因此一向語言學家把它們併做一類，稱做阿爾泰語系。假如目前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材料，能從語態學的結構變化上否認這一歸類的合理性，那麼我們可以說：新疆省的語言，主要的是屬於阿爾泰語，而其中的突厥語族諸語言尤佔主要的成份。列表如下：

新疆省各民族的語言

漢藏語系：

漢語：漢族，回族，滿族。

印歐語系：

斯拉夫語族：俄羅斯族。

伊朗語族：塔吉克族。

阿爾泰語系：

突厥語族：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塔塔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斯族。

通古斯語族：錫伯族，索倫族。滿族(?)^註
蒙古語族：蒙古族。

註：新疆的滿族據我所了解，是說漢語而不說滿語，因此列在漢藏語系裏面；不知有沒有仍說滿語的，待考。

二、各族語言的分佈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各族語言的分佈跟各族人口的分佈在比例上可以說是一致的；雖然在新疆的漢、回族居民或商賈往往會說維吾爾話，甚至於有些民族（如索倫、滿族），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已不熟悉自己本族的語言了，然而大體說來，各族人民在其內部的社會圈子裏，都還使用本族的語言。因此談到各族語言的分佈，可以拿各族人口分佈的情況來做依據。此次我從新疆省人民政府民政廳獲得的材料，還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統計材料，且當時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沒有計入；當然，這個數字跟今天的實際數字相差很大了，可是除漢族的人數也許這幾年的變化較大一些，大致的比例數總是可以採用的。

據統計，無論在過去或現在，新疆省的維吾爾族，總達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所以維吾爾語在新疆省實佔絕大的優勢。維吾爾語約略可分喀什、和闐、吐魯番、伊犁、羅布五種方言，而以喀什方言為標準語（喀什區維族居民約佔維族全部人口百分之二十八強，疏附、疏勒、伽師、英吉沙等縣尤為維族聚居之地。）

其次，與維吾爾語最相近的當推烏孜別克語。烏孜別克語與維吾爾語之間的差別聽起來似乎決不比同一方言區內的兩個縣底方言（譬如說吳語區的無錫與寧波、或粵語區的廣州話與台山話）的差別更大。烏族人口約佔新疆人口總數百分之〇·二六強；主要分佈地：伊犁區的烏族約佔他們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強，伊寧市尤為主要聚居地；另有百分之二十九居住在喀什區，疏附、英吉沙二縣較多；此外塔城、莎車、迪化各有一部分。在文字方面，烏族所用文字跟維文是相同的（其實嚴格說來，他們任何一族都還沒有定型的文字，都不過是利用阿剌伯式字母拼寫自己的口語罷了；所以當烏族使用與維文同一套字母、拼寫跟維文頗為近似的語言時，一般人就說他是通用維文了。）

新疆省的人口除維族外便數哈薩克族人數最多，約佔全省人口總數百分之十左右；主要分佈地

區在伊犁區，約佔哈族人口之半，其次約有百分之二·五在塔城、百分之十六·五在阿山，迪化區也有百分之八左右。如果要把中國境內的突厥語再分為兩個支組，我以為維吾爾是一支，哈薩克可以算是另一支。在語音方面哈語跟維語是有些距離的，但大致都能夠找出它們間的關係來，如[q] (哈) : [x] (維) ; [dʒ] (哈) : [j] (維) ; [ie] (哈) : [æ] (維) ; [ə] (哈) : [i] (維) 等。在詞彙上詞根不同的也較多一些了，但文法的變化大致上是類似的，不過由於他們語言中元音的音質較不固定，變化較多，所以在文字方面也頗有一些差別——維文中所保留的（雖然現在用的很少了）本身有相當的字母而又借自阿剌伯的七個字母和一個波斯字母，哈文是絕對不用了。這幾種語言都遵守所謂元音和諧的規律（就是詞兒裏相鄰的幾個元音往往同是前元音或後元音，圓唇的或不圓唇的），哈族底元音和諧的原則是前進的而非後退的。還有，凡是元音前面有“s”記號的，它後面的元音就一律向前或向上移動（如s: [o] > [œ], s: [ɑ] > [æ]），這都是哈薩克語的特點。

另一個與哈薩克語極相近似，文字也採用同一套字母的是柯爾克斯語。哈族幾乎都分佈在北疆，柯族則除百分之十四強的人口分佈在伊犁區特克斯縣一帶外，全都集中在喀什區的疏附、烏恰、英吉沙等縣（佔柯族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和阿克蘇區的阿合奇等縣（佔百分之二十七強），柯族的全部人口約佔新省人口百分之一·三左右。這兩個民族的經濟文化生活也頗相似：都還差不多保存着部落制的痕跡，以游牧為業。它們目前由於生產力較為落後，所以文化程度也都較維、烏等族為低。但是他們發展的前途是遠大的：柯族的故事極富幻想力；而哈族的語彙則或者可以說，在諸突厥語中是最豐富的了。由於語彙的特別豐富生動，所以能表情細膩。雖然目前他們除了一些優美的詩歌，還未產生多少偉大的文學名著來，但是且看蘇聯哈薩克斯坦諸地出版的大量名著吧，當他們一旦從重重壓榨與奴役的枷鎖下解脫出來，在我們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的鼓勵與協助下，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各族文化的飛躍向前是可斷言的。

再次介乎維語與哈語之間而與維語尤較近似的一種語言便是塔塔爾語。塔塔爾人口僅佔新省人口百分之〇·一四弱，聚居在塔城、伊犁兩區，

其他除阿山、迪化區略有分佈外，為數極少。塔塔爾語與烏孜別克語較近似，但也有部分詞兒與哈語相同而異於維烏語的；大體說來，我們可以把它歸在維語支組裏。塔族文化甚高，善於經商，通用維文（或者說，以維文字母拼寫他們的口語）。

至於塔蘭其語，實際就是伊犁區的維吾爾方言。

根據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像伊犁、塔城、阿山等區都是各民族雜居之地；有一個現象頗值得我們注意：就是在這些多民族的地區，流行着一種所謂‘中間語’，幾乎是各種語言互相雜揉的一個東西。因為在句法程序、語音音素或詞彙方面，本來各語言就已經頗為接近了，所以這種‘中間語’也就頗像漢語底‘普通話’的樣兒：既非道地的維吾爾語，亦非烏孜別克或哈薩克語，而是兼容了各個語言底一些成份的。可見由於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接觸與需要，在某一羣近似的語言之間，形成一種大家能了解的共通語，是有可能的。同時，這種“中間語”也為錫伯、索倫、蒙古等族所了解和使用，這種現象頗能給我們許多啟發。斯大林在論民族和民族語言未來的發展時指示我們：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階段（在這期間將最終消滅民族壓迫），將是以前被壓迫的民族和民族語言增長與發展的階段；然後，到第二階段，隨着統一的世界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奠立，這個階段將使各民族感覺到除了本民族語言外，還有一個共同國際語言的必要，以便於交往，以便於經濟、文化和政治的合作，在這階段上，民族語言與共同的國際語言將平行存在；而當社會主義已深入各族人民的生活中，當各民族在實際上確信共同語言優越於民族語言的時候，民族差異和民族語便開始消除，並讓位於各民族共同的世界語言。他並且給我們指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之後，全人類共同的語言，將不是任何一種現代的語言，而是在現有的現代語言融合成一種共同的語言的過程中，由於各民族在統一的世界共產主義經濟基礎上長期交往的結果而產生着的新語言。（參閱知識書店出版，卡瑪里：斯大林與民族問題，第二二——二五頁；中蘇友協二卷八期，斯大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第一二——一三頁）——根據斯大林天才的科學預見，我們不但了解了共同綱領上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的自由”

在現階段民族政策上的正確性，也窺出了人類語言文化未來發展的規律。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

新疆省除突厥語以外，還通行着通古斯語和蒙古語。——至今還使用着通古斯語的，據說祇有東北部若干城村和伊犁河流域幾個縣份了。新疆錫、索、滿族的人數雖然總共還不足新省人口的百分之〇點四，但在整個現存的通古斯語裏頭，却是一份頗可重視的材料。據我所知：多數的滿族人現在已經以漢語代替了他們底母語，到是錫伯族自遷徙戍邊到西北以來，却還保存着相當完整的滿語；索倫族雖然在語彙上有些跟錫伯語不同的詞兒，但在語法上差別是很微小的，文字也都使用同一種字母的滿文。不過索倫族由於人數太少（依據一九四五年的統計，當年十四歲以上的人祇二千五百餘人），且又分居塔城、伊犁兩處，加以他們往往和錫伯或滿、漢等族通婚或者雜居，所以往往就說錫伯話或漢話，純粹使用索倫語的已不太多，這個語言的前途目前我們尚難預料。

蒙古族的人口約佔全疆人口的百分之一·四強。伊犁區最多（約佔新省蒙族百分之四十二），塔城區約佔百分之二十八，還有百分之二十三在焉耆區；據說方言的差異甚微。通用蒙古文字。因為我覺得中國各地的蒙古語應該另作系統的研究，所以對於新疆的蒙古語沒有抓緊機會記音，事後纔覺得這是此次工作的一件重大的缺憾。

此外，屬於印歐語系的俄羅斯族和塔吉克族的人數，都不及新疆人口百分之〇·五；俄族使用俄羅斯語，（過去一向稱他們為‘歸化族’，至少在語言上他們是毫末‘歸化’的。）他們多雜居在伊犁、塔城、阿山一帶；塔吉克則集中在新疆省西南角的蒲犁縣，在它底西部正是蘇聯底塔吉克共和國。我很惋惜此次未能找到塔吉克的發音人，來記錄他們的語言。

三、突厥語的特點

在還沒有來得及把所蒐集的材料詳細地整理研究以前，暫時還不敢說明這些語言的特點。但就突厥語族這幾種語言來說，我們可以暫先就表面的現象提出以下幾點：

甲、在語音方面：

1. 輔音除鼻音和流音無清音外，一般都有

清濁對稱的兩套；清音的塞音和塞擦音都是送氣的（因此這裏就不標送氣符號了）。如 b:p, v:f, d:t, z:s, ʒ:ʃ, dʒ:ʃf, g:k, ɣ:q 和單有濁音的 m,n,ŋ,r,l,j 以及單有清音的 x,h。

2. 由於聲音和諧的原則，他們常有兩套發音部位前後相對的元音和輔音。最明顯的如 a:æ(或iɛ), o:ə, u:y。q:k, ɣ:g。他們也認為 a,o,u,q,ɣ 是硬音，æ,ə,y,k,g 是軟音。硬音底發音部位較軟音落後些，但是跟 g 相對的硬音不是小舌濁塞音 g，而是小舌濁擦音 ɣ（蘇聯過去為他們擬拉丁化新文字時特創一字母 ɣ 來代表它），x 和 h 他們也並不認為相對的音。同時 i 在文字寫法上他們並沒有硬軟不同的兩個字母，但在實際讀音時是分前後兩種的（[i]和[i̯]）。

3. 聲音的和諧律：一個字往往喜歡用同一套的前元音和後元音，閉元音和開元音。如 al(拿)——維:ælip(拿過了)，烏:alup，塔、哈、柯:aləp；bala(孩子)——balisi(他的孩子)；kæl(來)——kiɛldiŋ(你來了)。但對所有的外來語如漢字或阿拉伯、波斯字音及國際術語則無影響。輔音也必須同樣地適應和諧律，如在硬音後則用硬音的詞尾，在軟音後用軟音詞尾。如 ɔltur 坐下——o(l)turmaqlıq 坐（名詞），kæl來——kælgænlik 過去的到來（名詞）。

4. 塞音 b 與 p, d 與 t, 在不作字首聲母時可能互換而不影響文字的拼寫；在字尾時，往往變成不送氣的清音 p, t；而 b 或 p 位於兩個母音之間時，在維語往往變成摩擦音 v，如 kitap(書) > kitævi(他的書)，abadlıq(繁榮) > avatlıq。

5. q, ɣ, k, g 可以互換，但往往影響拼寫。ɣ 音比較穩定；有時後面音節裏的 q 可能變成 ɣ；在和前元音 i, y 相拼的時候總是用的 g 和 k。

6. j, ʒ, dʒ; r, j, l; r, ʒ; t, ʃf; k, ʃf 的互換在方言中常可碰到；而哈、柯族字首聲母 ʃ 之讀作 dʒ 則為維、烏語所罕見。同時，除了外來語以外，這些語言都很少用到 f 音，f 這個字母往往讀成 p，這也差不多是一般的現

象。

7. 除塞擦音外，複輔音不出現於這些語言的字首。像 sk-, spr-, pl-, tr- 之類的字頭，除了外來語的借字如 pragrama (綱領) 之類外，在他們固有的詞彙中這種情形是見不到的。字尾除流音 r, l 加另一輔音，也很少用複輔音收尾的。

8. 複合元音很少。一般地說，元音都比較單純。

9. 構成詞兒的音綴沒有字調。音綴的重音法，除外來語的借字外，大致都落在最後的一個音節上。長音綴的詞兒往往第一音節也重讀。否定式的動詞往往重音落在否定詞的接語上。

乙、語法底形態變化方面：

1. 這幾種突厥語族的語言，都有極其複雜的詞尾變化；但除適應聲音和諧律的原則外，這種變化都不影響語根。每個詞兒可以說都是由語根加詞尾構成的，但語根並非不能獨立存在使用。因此人們以這種語言作為‘黏合語’的典型代表。

2. 名詞、動詞、形容詞等的語根，因為加上了一定的詞尾可能由這一詞類變成另一詞類。

3. 名詞、代名詞、形容詞等都不分什麼陰、陽、中性。

4. 有單數形和複數形，沒有雙數形。在數詞或數量形容詞之後的名詞即使是多數，也還祇用單數形而不用複數形。

5. 名詞的後面往往要加它所隸屬的物主代名詞詞尾。動詞或助動詞的後面也要加動作者的物主代名詞詞尾。

6. 沒有前置詞，僅有後置詞。同樣的，祇有詞尾，沒有詞頭；所以詞兒前部的音綴總是語根部分。

7. 有些後置詞（表示‘的’，‘給’，‘把’，‘從’，‘在’等意思的）與名詞，代名詞等的關係非常密切，出現的次數非常頻繁，竟像是‘格變’的詞尾形式。名詞、代名詞、形容詞、數詞，在用做句子底主詞或仿語中被形容的詞兒時，便能加上這種‘格變’的詞尾；但作形容語用的形容詞或數詞等却並不與其後的被形容語採取相適應的變格形態。

8. 動詞底變化極複雜：除命令式單數第二身外，決不用動詞的原形（詞根形式）來表達動作的意思。有時一個動詞的本身不能獨立使用，它得依賴一定的助動詞底各種形式來表示它底意思。在動詞底詞尾變化形式中，不特有現在未來、過去等時態和人稱、單複數的區別，而且包含着被動、反身、交互等語態，直述、否定、疑問、條件、假設、命令、願望等方式，完成體與未完成體，短時式與多次式，確定式與猜疑式……等各種意念範疇的標記。所以在突厥語族諸語言的語法裏，動詞是一個獨特的範疇。

9. 句子裏的詞序是：一切形容附加語都在它所形容的主要成份之前；形容全句的詞兒則往往放在主語之前；補足語在被補足者之前；目的語在動詞之前；因此語句的末了兒往往就是謂語的主要動詞或動詞後的助動詞。

在目前，未能把全部材料詳細比較研究以前，我祇能約略提出以上幾點，作為此次工作的初步報告。

華東志願赴朝語文工作隊出發

為了教育朝鮮前綫的美國戰俘，華東革命大學附設的外文專修學校英文班學生四十四人，組成了志願赴朝語文工作隊，於十日晚離上海赴朝鮮前綫工作。該隊隊員大部分是聖約翰、東吳等大學的畢業生。他們堅決地表示要通過教育美國戰俘去打擊美帝國主義侵略者！五十二歲的李元白在參加該隊時說：“愛國是不分老幼的。”曾在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汪孟立說：“抗美援朝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民義不容辭的責任。”該隊出發前，華東軍政委員會、華東革命大學和外文專修學校都曾舉行歡送會。

（新華社稿 2月14日）